



# 天注定

贾樟柯 著 任仲伦 编



BEST SCREENPLAY  
FESTIVAL DE CANNES

第 66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编剧奖

A TOUCH  
OF SHAN 天注定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# 天注定

贾樟柯 著 任仲伦 编

山東畫報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注定 / 贾樟柯著, 任仲伦编. —济南: 山东画报出版社, 2014.7

ISBN 978-7-5474-1051-6

I. ①天… II. ①贾… ②任… III. ①电影文学剧本  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35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29490号

责任编辑 徐峙立  
装帧设计 王芳  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出版发行 山東畫報出版社  
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 
电话 总编室 (0531) 82098470  
市场部 (0531) 82098479 82098476(传真)  
网址 <http://www.hbcbs.com.cn>  
电子信箱 [hccb@sdpres.com.cn](mailto:hccb@sdpres.com.cn)  
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 
规 格 148毫米×210毫米  
10.5印张 22幅图 210千字  
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 
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 
定 价 4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。



BEST SCREENPLAY  
FESTIVAL DE CANNES

第 66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 最佳编剧奖

A TOUCH  
OF SIN

天注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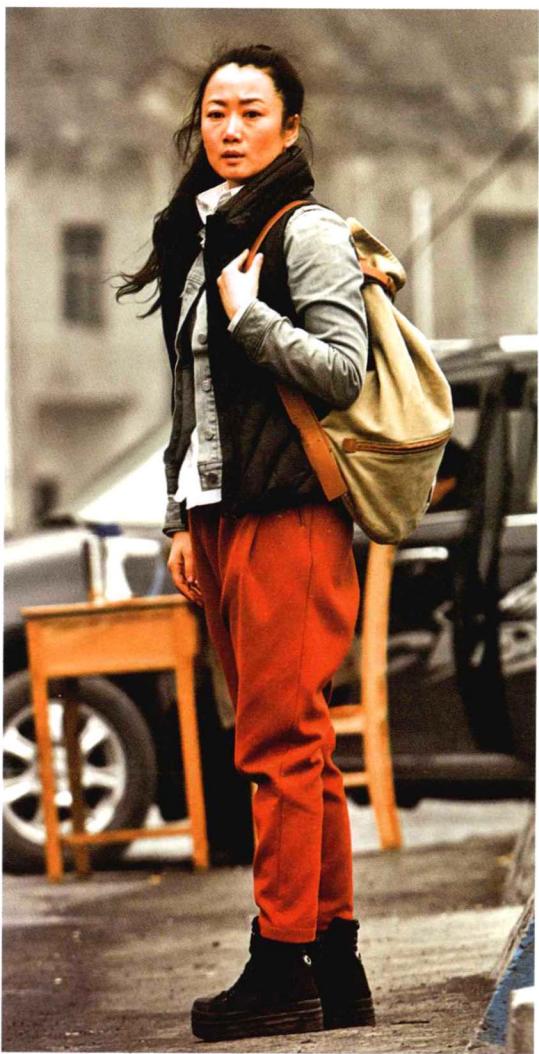
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剧照 大哥（姜武）



剧照 小玉（赵涛）



剧照 小玉（赵涛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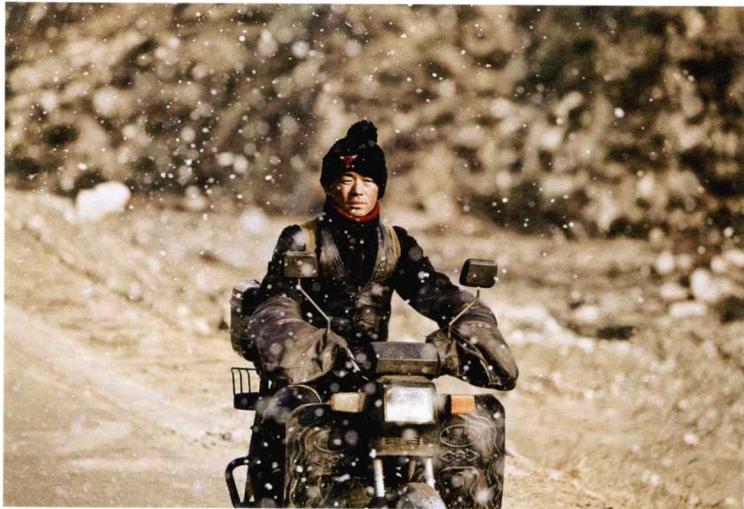




剧照：小玉与男朋友（赵涛、张嘉译）



剧照 小玉与男朋友（赵涛、张嘉译）



剧照 周三（王宝强）



剧照 小辉（罗蓝山）



剧照 莲蓉（李梦）



《天注定》主创亮相戛纳闭幕红毯：(左起)青年演员罗蓝山、监制市山尚三、导演贾樟柯、主演赵涛、主演姜武、青年演员李梦

# 序：我的夜奔

贾樟柯

高三的某一天，好朋友突然冲进教室，气喘吁吁地说他被高二理班的一个同学打了。这当然是对所有兄弟的侮辱，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，我们一直在筹划复仇的事情，最后决定我和另一个瘦高个子同学陪好朋友去“理论”。

下课铃响了，我们三个赤手空拳地向“仇家”的教室走去。我相信我的目光会秒杀他，不需要太多人手同行，他可以想象窗外全是我的兄弟，他的对立面。按照以往的经验，这个倒霉的理科同学一定会在我们目光的凝视下低头，服软，认错。目光就是利器，我相信。更关键的是，如果能用目光打败他，我们尊严所受到的挑战就会得到加倍地偿还。“江湖”需要传奇，

那时我就是个好编剧。

理班的老师刚出教室我们三个就占据了理班讲台，我们一言不发地望着整整一教室人。视线扫过的地方逐渐安静，的确有很多目光选择了躲避。那一刹那，滋生了我对他们的不屑，这甚至是一种忧伤的感觉：像一排排割倒的麦子，青春金黄灿烂，但自尊已经弯曲倒地。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孤立，如果有更强悍的人跟我寻仇，我知道我身边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都可能是弯曲倒地的麦子。人，终究无所依靠。

穿过一排排桌椅，好友在瘦高个子同学的陪伴下，一步一步向他的“仇家”逼近，我在讲台上用目光控制着全局，叙事按照我们的设计一点点往前推进。就像胡金铨的电影，所有对决之前都是对峙，那是世界上最漫长的时间，每一秒都长过一秒，连彼此的喘息都参与了交锋。真的是一道白光，我知道不好，连忙跑到好友身边。教室里没有人说话，被刀锋划破的衣服提前为鲜血让出了退路，我的耳边“唰”地一声，那是邵氏电影里独有的刀剑刺过身体的声音，现实中没有，此刻却在我的心里久久回响。这声音代表着无法形容的疼感，就像“冷兵器”的一个“冷”字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好友的肚子上渐渐渗出了鲜血，“仇家”脸色惨白，他手里拿着一把小刀，那把小刀无辜地面对着我们，没有挂一丝血迹。

瘦高个子同学连忙背起好友，我在后面扶着他，三个人向隔壁汾阳医院落荒而去。教学区里布满课间休息的同学，即使擦肩而过，那些打水归来，或者说笑打闹的同学也没发现我们的境遇。好友的血在瘦高个子同学的白衬衣上渗透开来，当我们把他放在急诊室床上的时候，我们三个都布满血迹。一个莽汉般的大夫很冷静地进来，不慌不忙地处置，似乎还在哼着小曲。他的脚步为他打着节拍，我低下头，看见他穿了一双蓝色的塑料拖鞋。这双拖鞋显得无比懒散，对我们如此不屑一顾。我们的班主任匆匆进来，又匆匆晕倒。我没有晕血，手里拎着血衣，像拎着一面带着温度的旗帜，而大夫报以我们的却是一双蓝色的拖鞋。血，在此地如此司空见惯，如此不值一提。

那天晚上，我骑着自行车一直在县城里游荡。县城万户掌灯，街上正是倦侣归巢的时刻。明月下最容易发现爱情，感觉屋宇宽厚，万物仁慈。横穿县城的马路上，有赶脚的牛群经过，百十头黄牛与几个赶牛人散步般向西面的群山散淡而行，有如踏着古代的土地，他们步履不停。黑暗中的县城顿时有了古意，这座城池改朝换代，弃旧图新。但对月亮来说，一定只是没有改变位置的地球上的一个小点而已。黑暗包容了太多不堪的人事，没有人比黑暗更了解人的痛苦。我决定把今天的事情忘记，从此以柔软面对世界。是啊，少年无知的强硬，怎么也抵不过刀的锋利。因为